

情脉含蓄流动的奥秘——《饮酒·其五》赏析

梁映彤 廖燕香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陶渊明《饮酒·其五》成为艺术经典的关键在于其隐秘的情感结构,主要表现为在平淡、朴拙语句里流淌着由超然到悠然再到陶然的情感意脉。以远离世俗的人境自居,超然于人间;无意见南山,悠然而自得;回归自我,“此中”有陶隐真意。沿着此条情感意脉优游涵泳,揭示含蓄而流动的情感结构,显现文章情感结构的有机统整性。

[关键词]情感意脉;超然;悠然;陶然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7.629

历代论陶诗,有散缓与精到的矛盾组合,有平淡自然与金刚怒目的两大反差,有朴质与奇巧的对比差异。陶渊明的诗读时平淡无味,情感表达不鲜明。但看似毫无情感表达、毫无激情可言的陶诗背后是“质而实绮”的质朴,是“绚烂之极”的“平淡”。宋代阮阅以“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给予陶诗高度评价。(《诗话总龟》前集卷九)陶诗总能将恰恰相反的性质融合其中,在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组合中抒发内在的情感。在《饮酒·其五》一诗中,将其层积的巧妙与丰腴化为鲜明体现。本文由结构视角审视,揭示《饮酒·其五》的隐秘情脉,探究其情感结构的有机统整性,从而感受内蕴情感特征多重性。

一、超然于人世

(一) 超然之境,尽在言外

开头四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奠定了这首诗的感情基调,这四句诗读时平淡至极,但王安石却以“其(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进行点评,何处可见“奇绝不可及之语”?可从首句的“人境”说起,“人境”一词的选择令人不解,究竟是有意抑或无意设置?根据该诗背景,诗人本应该说结庐在浔阳或结庐在柴桑,但却用“人境”一词表明自己虽远离世俗,归隐田园,但依旧豁达积极地生活于繁华闹市,忙碌于现实人间,丝毫没有受世俗扰乱内心的安稳与平和,诗人不厌世的超然与飘然的心境跃然纸上。

(二) 矛盾对置,和谐统一

开头诗句中的“庐”与“车马”形成一组矛盾对置,其背后存在着有机的却隐性的、不易察觉的联系。诗中简陋无比的“庐”与富贵奢华的“车马”,是矛盾对立的,“庐”并不是目前注释里的住宅,而是指“陋屋”,“车马”象征着权势与

名利,代表世俗。陶渊明虽然身处闹市,但不闻“车马喧”,选择在如此奢华的生活里依旧舒展自己宁静淡泊的内心,寻求一方净土。此时可以发现,“心远”不仅仅指表面所写的远离车马的喧嚣,更是指“人境”的喧闹与鼓噪中,依旧回归生活本意,对于官场仕途的功名利禄、富贵权势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归隐生活的向往直达心灵深处,超越世俗,心境辽远。显然,开篇两句看似平凡至极,暗含深意,作者用坚定意志重申自己的追求——不被车马的喧嚣扰乱了心境,选择“人境”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仔细推敲,心远的“远”字暗含作者反省突破,困顿挣扎无超越艰难的精神境界,诗中所营造的超然、飘然境界并非天生而来或外界赋予呢能力。相反,达到“心远”境界的背后是无数次摆脱官场与世俗喧嚣的滋扰,不懈地与真正的自我作抗争的结果。因此,“庐”与“车马”的鲜明对比也折射他追求“心远”境界的艰难,坚守真我的笃定。再有,从《饮酒》组诗的小序中可见诗人内心斗争的激烈与意志努力的艰难。小序中描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在诗人看来,越清醒越束缚,越自由越不自由,字里行间写尽了内心坚守的孤独和感伤。在“庐”与“车马”“人近”与“心远”这两处矛盾对置中,诗意渐深,进一步构成了一种超然的和谐境界。

二、悠然而自得

(一) 不期而遇,悠然意浓

原以为作者会沿着“心远地自偏”加以议论,后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转入情景的描写,将诗人飘飘然忘乎形骸的形象淡出。诗人悠然漫步于田野,信手撷菊,偶然抬起头,“悠然”地望见了远处的,不曾注意的南山,此处描写虽质朴清新,却余韵无穷,流露悠然之意,因随意而采秋菊,因无心而见南山。其中“见南山”突出非有意、无目的地观赏,隐含作者出于无心、无意寻觅的动机,更显“悠然”的情味,

因随意而觉亲切，因无意而显悠然。苏轼也对此作出解读：“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陈善《扞虱新话》）“望”则隐含主体有意观赏的动机，表现出一种渴望与向往，迫切度与期待值的增加导致悠然韵味被抹去，而“见”则透露出偶然发现的欣喜之感，本自无心，不期而遇，因随意而觉亲切，因无心而显悠然。另，陶诗的朴素并不是孤立的朴素，各关键词之间有一种内在关联和照应，字里行间默默地互相补充、渗透，构成一种有机的情感和景物的“场”或者意境^[1]。“见南山”与“南山见”便是这样一组充满磁场的组合，“我”与南山相互吸引、转化和渗透，潜在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的物境相互融合，仿佛远处的南山近在眼前，进行着一场背对背的忘我交流，陶醉于南山的悠然之美。王国维以“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2]。”评价这两句诗是“无我之境”的典型，充分创造了一种旷洁高远的无我之境，这“悠然”之状，恬适之意，诗人与山峰合为一体，绘成一幅天人合一的自然画卷。

（二）悠然见山，物我相融

暮霭环绕南山，夕阳的余晖映照山头，成群结队的鸟儿翩然而归，此处的描写是平静的，悠然的，诗人没有对此处的景象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只有鸟儿结伴而归的啁啾打破山林的幽静，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山林瞬间变得灵动起来，一切都与悠然的意境相互融合，越是无意，越是悠然；越是简单，越是神往，在闲散处寻找着微妙的平衡，在转瞬即逝间透露恬淡平和。

远处的南山实则诗人内心提供了一片宁静的栖息地，舒展其超然之心，如上句所提及的“心远”，诗人已达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界，南山意境与诗人心境高度统一，表达其内心“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在遍地青葱之中，诗人洒脱地将旁观者与观赏者的身份抛开，与静谧安然之境融为一体，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可谓“无我之境”。

三、陶然而自失

（一）不言之言，陶隐真意

“无我之境”背后流露出诗人归顺自然与观照万物之“真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处的“真意”意味隽永，清人吴淇说：“‘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又为一篇之髓。”（《六朝选诗定论》）如果说“心远”才能“悠

然见南山”，那诗人借此景的“真意”便在其内心。老子曰：“大辩无言”，不刻意用言语打破这份宁静与自如，不将内心的充盈与欣悦过度表达，可见这是一种形影神与自然的妙然融合，更能发现“真意”背后所折射出诗人已在这番悠然景象之中悟明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生哲理，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正是此诗陶隐真意的显现，恰恰与诗人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相一致，诗人逍遥自适，随意自由地将自己的生命与期望注入自然气象并陶醉其中，此时的诗人是忘我的。只有在此意趣中，人心才会变得“真”。

（二）自然而然，含蓄婉曲

陶然之情贯穿全诗，达到水乳交融的密合之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蕴含着诗人远离世俗自居，超然于人世间，是“自居”与“人境”的融合，是自我境界的交汇；“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蕴含诗人以“心远”的意志与悠然之境的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蕴含诗人因无意见南山，物我相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蕴含诗人含蓄言说“陶隐真意”，将内心的无奈、不甘、洒脱、眷念都化作不尽之意。由此可见，全诗流淌着由超然到悠然再到陶然的情感意脉，这些丰富的情感看似平淡、质朴，却在富于变化中展现流动之美，含蓄婉曲间展现精到与自然，意味尽出其中。

四、结语

木心说：“读陶诗，是享受，写得真朴素，真精致。不懂其精致，就难感知其朴素。不懂其朴素，就难感知其精致。他写得那么淡，淡得那么奢侈^[3]。”沿着此条情感意脉优游涵泳，远离“车马喧”，寻觅于“人境”，可见超然于人世；信手撷菊，漫步田野，偶遇南山，可见悠然自得；“此中”有陶隐真意，“真意”不言而喻，可见陶然而自失。如此隐秘的情脉，如此淡的情感，如此朴素的语言却表现得如此精致与丰腴。

参考文献

- [1] 孙绍振. “见”南山还是“望”南山?——谈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诗眼[J]. 语文建设, 2011(09): 41-43.
- [2]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21-27.
- [3] 汲安庆, 杨一鸣. 散缓背后的精到——从三重结构看《饮酒·其五》的表现艺术[J]. 语文建设, 2021(1): 51-54.